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二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八十三

石普

張孜

許懷德

李允則

張亢

兄奎

劉文質

子漢

趙滋

石普其先幽州人自言唐河中節度雄之後徙居太原
祖全事周為鐵騎軍使父通事太宗於晉邸普十歲給

事邸中以謹信見親補寄班祗候再遷東頭供奉官賊
邢橐駝賈禿指數百人寇掠永興諸縣命普督兵往捕
悉獲之遷內殿崇班帶御器械李順叛普為西川行營
先鋒與韓守英馬知節誅斬之遷西京作坊使欽州刺
史順餘黨復寇邛蜀偽稱邛南王又為西川都提舉捉
賊使時蜀民疑不自安多欲為盜者普因馳入對面陳
蜀亂由賦歛苛急農民失業宜稍蠲減之使自為生則
不討而自平矣帝許之普即日還蜀揭榜諭之莫不悅

服賊平賜白金三千兩襲衣金帶鞍勒馬累遷洛苑使
富州團練使延州緣邊都巡檢使羌酋乜羽內寇普追
殺之從真宗幸大名會王均叛以為川峽路招安巡檢
使佐雷有終率諸將進討至天回鎮賊出拒戰普領前
陣力擊破之賊退保益州王師圍城數月不下普繕軍
砲又為地道攻城城破均夜半突圍由南門遁普引兵
追擊于富順監均自殺餘黨皆平遷冀州團練使賜黃
金三百兩白金三千兩故事正任不兼帶御器械帝特

以命普契丹犯邊為保州兵馬鈐轄北面行營押策先鋒與契丹戰廉良城又戰長城口獲俘馘器甲甚衆徙定州路副都總管靈州失守益兵備關中徙永興軍副都總管時軍制疎畧凡號令進退及呼召將佐會合別屯皆遣人馳告普上請曰臣嘗將兵輒破一錢與別將各持半用相合為信帝為制傳信牌漆木長六寸濶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柄令可合又穿二竅容筆墨上施紙札每臨陣則分持或傳令則書其言繫軍令

之頸至彼為合契又獻禦戎圖請設塹以陷敵馬并上所置戰械甚衆徙為莫州總管初契丹南侵敗我兵于望都既而諜者言復欲大入寇帝自畫軍事以手詔示輔臣曰鎮定高陽三路兵宜會定州夾唐河為大陣立柵以守量寇遠近出軍俟敵疲則先鋒出致師用騎卒居中環以步卒接短兵而已無遠離隊伍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騎屯威虜軍魏能白守素張銳領之五千騎屯保州楊延昭張禧李懷岳領之五千騎屯北平塞田

敏楊凝石延福領之以當賊鋒始至勿輕鬪待其氣衰背城以戰若南越保州與大軍遇則令威虜之師與延昭會使腹背受敵若不攻定州縱軼南侵則復會北平田敏合勢入契丹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虜已來互為聲援又命孫全照王德鈞裴自榮將兵八千屯寧邊軍李重貴趙守倫張繼旻將兵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契丹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之令普統軍一萬于莫州盧文壽王守俊監之敵騎北去則西趨順

軍襲擊斷西山之路如河冰已合敵由東路則劉用劉漢凝田思明以兵五千會普全照為犄角仍命石保吉將萬兵鎮大名以張軍勢續圖以授諸將後數月勅輔臣曰北邊已屯大兵而邊奏至敵未有釁且聚軍虛費民力何以給之宜有制畫以為控遏且靜戎順安軍界先開營田河道可以扼黑盧口三臺小李路亦可通漕運至邊宜乘此用衆浚治使及軍城彼或撓吾役即合兵擊之李沆等曰設險以制敵守邊之利也遂詔內侍

閻文慶與靜戎順安知軍事王能馬濟督其事而徙普
屯順安之西與威虜魏能保州楊延昭北平田敏為掎
角內侍馮仁俊掌御劔于莫州與普不叶帝曰勿窮治
以驕將帥第召仁俊還又令普率所部屯乾寧軍復遷
普冀州團練使徙本州總管車駕幸澶淵時王繼忠已
陷契丹契丹欲請和因繼忠遣人持信箭為書遺普且
通密表事平遷容州觀察使向敏中為廊延路都總管
以普副之趙德明納款詔降制命普言不宜授以押蕃

落使使之總制屬羌則疆橫不可制矣乃止兼管內蕃
落使未幾徙并代路給公使錢二千五百緡普援例歲
給錢三千緡樞密院言無此例又言李漢超守河朔時
歲給以萬計今并代屯軍多不足以犒軍帝不納改桂
州觀察使鎮州路總管遷保平軍節度觀察留後赴本
鎮帝祀汾陰還至陝西普請駐蹕城中因賜詩令扈從
至西京拜河西軍節度使知河陽徙許州築大流堰引
河通漕京師上軍議條目二卷用將機宜要訣二圖時

方崇尚符瑞而普請罷天下醮設歲可省緡錢七十餘萬以贍國用繇是忤帝意大中祥符九年上言九月下旬日食者三又言商賈自秦州來言喃厮囉欲陰報曹瑋請以臣所獻陣圖付瑋可使瑋必勝帝以普言踰分而樞密使王欽若言普欲以邊事動朝廷帝怒命知雜御史呂夷簡劾之獄具集百官參驗九月下旬日不食坐普私藏天文下百官雜議罪當死議以官當詔除名貶賀州遣使繫送流所帝謂輔臣曰普出微賤性輕躁

干求不已既情文藝而假手撰述以揣摩時事聞在繫
所思其幼子時時泣下可聽挈家以行甫至賀州授太
子左清道率府副率房州安置增房州屯兵百人護守
稍復為左千牛衛將軍其妻表求普領小郡遷左領軍
衛大將軍仁宗即位徙安州遷左屯衛大將軍徙蔡州
坐失保任降本衛將軍歷遷左千牛左領軍衛大將軍
起知信陽軍徙光州以私用孔子廟錢貶太子左監門
率府副率滁州安置以左衛將軍分司西京給官第居

蔡州遷大將軍卒普倜儻有膽畧凡預討伐聞敵所在即馳赴之兩平蜀盜大小數十戰摧鋒與賊角衆推其勇頗通兵書陰陽六甲星歷推步之術太宗嘗曰普性剛鷲與諸將少合然藉其善戰每厚遇之後以罪廢每太宗忌日必盡室詣佛寺齋薦率以為常

張孜開封人母微時生孜後入宮乳悼獻太子孜方在襁褓真宗以付內侍張景宗曰此兒貌厚汝謹視之景宗遂養以為子陰補三班奉職給事春坊司轉殿直皇

太子即位遷供奉官閤門祗候為陳州兵馬都監築堤
袁家曲捍水陳以無患五遷至供備庫使領恩州團練
使真定路兵馬鈐轄歷知莫貝瀛三州轉運使張盥之
奏冀貝驍捷軍士上關銀輶錢事下攷議攷言此界河
策先鋒兵有戰必先登故平時賜予異諸軍不可罷盥
之猶執不已遂奏罷保州雲翼別給錢糧軍怨果叛契
丹欲背盟富弼往使命攷為副議論雖出弼然攷亦安
重習事以勞遷西上閤門使知瀛州拜單州團練使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并代副總管河東更鐵錢法人情
疑貳兵相率扣府欲訴閉門不納是日幾亂攷策馬從
數卒往諭之皆散還營遷濟州防禦使侍衛馬軍都虞
候又遷殿前都虞候加桂州管内觀察使遷侍衛步軍
副都指揮使虎翼兵教不中程指揮使問狀屈彊不肯
對乘夜十餘人大譟趣往將害人攷擒首惡斬之然後
聞遷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馬軍副都指揮使攷長於
宮禁中內外頗涉疑似言者請罷攷兵柄乃出為寧遠

軍節度使知潞州徙陳州仁宗以其無他復召為馬軍
副都指揮使御史中丞韓絳又言攷不當典兵而宰相
富弼薦引之請黜弼弼引咎求罷政事諫官御史皆言
進擬不自弼絳家居待罪曰不敢復稱御史矣坐此謫
知蔡州而攷尋以罪罷知曹州卒贈太尉諡勤惠攷初
名茂實避英宗舊名改攷云

許懷德字師古開封祥符人父均磁州團練使懷德長
六尺餘善騎射擊刺少以父任為東西班殿侍累擢至

殿前指揮使左班都虞候元昊寇邊選為儀州刺史廊延路兵馬鈐轄選副總管夏人三萬騎圍承平砦懷德時在城中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之夏人復陣有出陣前據鞍罵罵者懷德引弓一發而踣敵乃去屠金明縣復進圍延州懷德遽還夜遣裨將以步騎千餘人出不意擊之斬首二百級遂解延州遷鳳州團練使專領延州東路茭村一帶公事徙秦鳳路未行坐夏人破塞門砦不赴援降寧州刺史頃之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陵州團練使本路副都總管遷康州防禦使又坐當出
討賊逗留不進所部兵夫棄隨軍芻糧更赦徙秦鳳路
副都總管改捧日天武四廂又以賊侵掠屬羌亡十餘
帳徙永興軍又徙高陽關并代路歷殿前都虞候遂州
觀察使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觀察
留後殿前副都指揮使寧遠軍節度使會從妹亡無子
懷德欲冒有其田事覺罷管軍知亳州徙徐州歲餘復
為殿前副都指揮使祀明堂進都指揮使更保寧進雄

二節度年八十猶生子筋力過人在宿衛十四年數乞身帝不許懷德曰臣年過矣倘為御史所彈且不得善罷即詔為減數歲卒贈侍中諡榮毅懷德自初擢守邊連以畏懦被謫已而與功臣並進典軍及坐請託得罪去而復還時遭承平保寵終祿故事節度使移鎮加恩皆別上表再辭每降批荅遣內侍齎賜必有所遺懷德以裕享加恩既又移鎮乃共為一表以辭翰林學士歐陽脩劾其慢朝命詔以脩章示之懷德謝罪而已不復

別進表其鄙吝如此

李允則字垂範濟州團練使謙溥子也少以材畧聞蔭補衙門指揮使改左班殿直太平興國七年幽薊還師始置榷場于靜戎軍允則典其事還使檢視錢帛器甲原治逋欠又使荆湖察官吏與轉運使檢視錢帛器甲刑獄遂擢閤門祗候濬治京師諸河剏水門鄭州水碓西川賊劉旰平上官正議脩城未決命允則與王承衍閤承翰往視還言西川以無城難守宜如正議又言兵

分則緩急不為用請併屯要害以便餽餉高溪州蠻田
彥尹入寇遣詣辰州與轉運使張素荆南劉昌言計事
允則以蠻徼不足加兵悉招輯之累遷供備庫副使知
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
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潘美定
湖南計屋輸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
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為一大斤後益
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為定制民

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情不耕乃下令月
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繇是山田悉墾湖南饑欲發官廩
先賑而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
無及矣明年荐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
以家資為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
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
攪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
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列允則治狀請留堯叟

以聞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遷洛苑副使知滄州允則巡視州境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斲冰代砲契丹遂解去真宗復召謂曰頃有言卿濬井葺屋為勞民者及契丹至始見善為備也轉西上閣門副使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押大陣東面請對自陳武藝非所長不可以當邊劇帝曰卿為我運籌策不必當矢石也賜白金三千兩副以幃幄什器凡下諸路宣勅必

先屬允則省而後行及王超敗人心震搖允則勸超衰
經向師哭以解衆忿真宗知允則始屢趣超進兵手詔
褒厲契丹通好徙知瀛州上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
擇邊將謹誓約有言和好非利者請一切斥去真宗曰
茲朕意也遷西上閣門副使何承矩為河北緣邊安撫
提點榷場及承矩疾詔自擇代乃請允則知雄州初禁
榷場通異物而邏者得所易珉玉帶允則曰此以我無
用易彼有用也縱不治遷東上閣門使樊州刺史河北

既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主曰南朝尚脩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雄州為安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既而有詔詰之允則奏曰初通好不即完治恐他日頽圯因此廢守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為然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為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為供噐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徹去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興版築揚言以護祠而卒就闕城浚壕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

中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木西山大為倉廩營
舍始教民陶瓦甃標里閉置廊市邸舍水磴城上悉累
甃下環以溝塹蒔麻植榆柳廣閣承翰所脩屯田架石
橋構亭榭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脩禊事召
界河戰棹為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北舊多設
陷馬阬城上起樓為斥堠望十里自罷兵人莫敢登允
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為命徹樓夷阬為諸軍蔬
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荊棘而其

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觀允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奴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騾廡下使遁去即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為契丹所誅嘗宴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行酒

不輟副使請救不荅少頃火熄命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噐甲不決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燄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為舍宴而救事或不測又得諜釋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得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金財力

地里委曲以為報一日民有訴為契丹民毆傷而遁者
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為怯逾月幽州以其事
來詰荅以無有蓋他謀欲以毆人為質驗比得報以為
妄乃殺謀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
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即歸卒乃斬
以徇歷四方館引進使高州團練使天禧二年以客省
使知鎮州徙潞州仁宗即位領康州防禦使天聖六年
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

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訛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畧設施雖寓於遊觀亭傳間後人亦莫敢隳至於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有自契丹亡歸者皆命舍允則家允則死始寓樞密院大程官營

張亢字公壽自言後唐河南尹全義七世孫家于臨濮少豪邁有奇節事兄奎甚謹進士及第為廣平軍判官

應天府推官治白沙石梁二渠民無水患改大理寺丞
僉書西京判官事通判鎮戎軍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
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亟防邊因論西北攻守之計章
數十上仁宗欲用之會丁母憂既而契丹聚兵幽涿間
河北增備遂起為如京使知安肅軍因入對曰契丹歲
享金帛甚厚今其主孱而歲歉懼中國見伐特張言耳
非其實也萬一倍約臣請擐甲為諸軍先元昊反為涇
原路兵馬鈐轄知渭州累遷右驍驎使忠州刺史徙廊

延路知鄜州上疏曰舊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
三兩員餘官雖高止不過一路總管鈐轄不預本路事
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皆兼本路分事
不相統制凡有論議互報不同按唐總管統軍都統處
置制置使各有副貳國朝亦有經畧排陣使請約故事
別置使名每路軍馬事止以三兩員領之又涇原一路
自總管鈐轄都監巡檢及城砦所部六十餘所兵多者
數千人少者才千人兵勢既分不足以當大敵若敵以

萬人為二十隊多張聲勢以綴我軍後以三五萬人大
入奔突則何以支又比來主將與軍伍移易不定人馬
强弱配屬未均今涇原正兵五萬弓箭手二萬廊延正
兵不減六七萬若能預為團結明定節制迭為應援以
逸待勞則烏合饑餒之衆豈能窺我淺深乎請下韓琦
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馬步軍八千已上至萬人擇才位
兼高者為總領其下分為三將一為前鋒一為策前鋒
一為後陣每將以使忠臣佐三兩人分屯要害之地敵

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又量敵數多少使隣路出兵應接此所謂常山蛇勢也今萬人已上為一大將一路又有主師延州領三大將鄜州一大將保安軍及西路巡檢德靖若共為一大將則鄜延路兵五萬人矣原渭州鎮戎軍各一大將渭州山外及瓦亭各一大將則涇原路五萬人矣弓箭手熟戶不在焉昨延州之敗盖由諸將自守不相應援請令邊臣預定其法敵寇某所則某將為先鋒某將出某所為奇兵某將出某所為

聲援某城若相近出敢戰死士某所設覆都同巡檢則
各扼要害又令隣路取某路出應仍潛用旗幟為號昨
劉平救延州前鋒陷賊者已二千騎平猶不知趙瑜部
馬軍間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逵趨塞門至高頭平路白
馬報敵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瑜也臣在山外
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為引旗若
甲子日本軍相遇則先見者張青旗後見者以緋旗應
之此是干相生其干相尅及支相生尅亦如之蓋兵馬

出入晝則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預為之號必誤軍
事國家承平日久失於訓練今每指揮藝精者不過百
餘人餘皆瘦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恃者步軍與強弩爾
臣知渭州日見廣勇軍強弩者三百五十人引一石二
斗者僅百人餘僅及七八斗正欲閱習時易為力爾臣
以跳鎗弩試皆不能張閱習十餘日裁得百餘人又教
以小坐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申小坐法五十餘日始
能服熟若安前弊以應新敵其有必勝之理乎又兵官

務張邊事以媒進邀賞劉平之敗正繇貪功輕進鎮戎軍最近賊境每報賊騎至不問多寡凡主兵者皆出至邊壕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埒各不相下若不出則恐得怯懦之罪且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計其芻粟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高不及格宜悉還坊監止畱十之三餘以步兵代之又比來禁衛隊長繇年勞換前班者或為諸司使副白丁試武技亦命以官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效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

勸邊民竊聞大帥議五路進師且用兵以來屢出無功
若一旦深入臣切以為未可也山界諸州城砦距邊止
二三百里夏兵器甲雖精利其鬪戰不及山界部族而
財糧又盡出山界若十月後令諸將分番出界使夏人
不得耕牧然後出步兵負十日糧人日給米一升馬日
給粟四升草五分賊界有草地以半資放牧亦可減輓
運之半王師既行使哨廝囉及九姓回紇分制其後必
蕩覆巢穴又言陝西民調發之苦數倍常歲宜一切權

罷令安撫司與逐州長吏減省他役顯應邊湏及選殿
侍軍將各三十人以駝騾各二百留其半河中以運廊
延保安軍軍湏其半留乾州或永興軍以運環慶原渭
鎮我軍軍湏分一轉運使專董其事又廊州四路半當
衝要嘗以閑慢路遞鋪兵卒之半貼衝要二路驛百人
每三人挽小車載二百五十斤至三百斤若團併輦運
邊計亦未至夫備而民力可以寬矣初元請乘驛入對
詔令手疏上之後多施用進西上閣門使改都鈐轄屯

延州又奏邊機軍政措置失宜者十事言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敵詭計或自我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為持權者所逼或因懦將所牽或人馬困饑而不能奮或山川險阻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敗之由而為之措置徒益兵馬未見勝術一也去春敵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

慶不減十程去秋賊出鎮我遠自廊延發兵千里遠關
銳氣已衰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路必
又如此是謂不戰而自弊二也今廊延副都總管許懷
德兼管勾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廊延其
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
延州十四五驛徑赴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鳳千里若
發兵互援而山路險惡人馬之力已竭三也四路軍馬
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罄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

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功效且兵無節制一弊無奇正
二弊無應援三弊主將不一四弊兵分勢弱五弊有此
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四也古人
教習須三年而後成今之用兵已三年矣將師之材孰
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要者未
知何謀使更數年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
以饑饉加之以他寇則安危之策未知如何五也今言
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即奏可或再詳究以聞或付有司

前條方行後令即變胥吏有抄錄之勞官吏無商畧之暇邊防軍政一無定制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當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旨如是則何必以大臣主事七也前河北用兵減冗官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部使臣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鋪器甲之類諸州並募克敵至勝保捷廣銳宣毅等兵久未

曾團結訓練但費軍廩無益邊備八也今軍有手藝者
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之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即
有兵二萬除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止一萬五千若有警
急三日內不能團集況四十里外便是敵境一有奔突
何以備之九也陝西教集鄉兵共十餘萬人市井無賴
名掛尺籍必簿田夫豈無姦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他
日為患不細十也既而復請面陳利害不報會元昊益
熾以兵圍河外康德輿無守禦才屬戶豪也囉叛去導

夏人自後河川襲府州兵至近道纔覺而蕃漢民被殺掠已衆攻城不能下引兵屯琉璃堡縱遊騎鈔麟府間二州閉壁不出民乏飲黃金一兩易水一柸時豐州已為夏人所破麟州勢孤朝廷議棄河外守保德軍未果徙亢為并代都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單騎叩城出所授勅示城上門啟既入即縱民出采薪芻汲澗谷然夏人猶時出鈔掠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為築東勝堡下城旁有蔬畦為築金城堡州北沙阮有水泉為築安

定堡置兵守之募人獲于外腰鎌與衛送者均得其時
禁兵皆敗北無鬪志乃募役兵敢戰者夜伏隘道邀擊
夏人遊騎比明有持首級來獻者亢以錦袍賜之禁兵
始慚奮曰我顧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方窘乏幸利咸
願一戰亢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謀伏敵砦旁草中
見老羌方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當有急兵且趣避之
皆笑曰漢兒皆藏頭膝間何敢亢知無備夜引兵襲擊
大破之夏人棄堡去乃築宣威砦于步馳捍寇路時麟

州饋路猶未通勅亢自護賞物送麟州敵既不得鈔遂以兵數萬趨栢子砦來邀亢所將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鬪則生不然為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百餘級相蹂踐赴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馬千餘匹乃脩建寧砦夏人數出爭逐戰于兔毛川亢自抗以大陣而使驍將孫岳伏短兵强弩數千于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賴子弟罷戛不能戰敵目曰東軍素易之而怯虎翼

軍勇悍亢陰易其旗以誤敵敵果趣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伏發敵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府之路始通亢復奏今所通特一徑爾請更增並邊諸柵以相維持則可以廣田牧壯河外之勢議未下會契丹欲渝盟領果州團練使知瀛州葛懷敏敗遷四方館使涇原路經畧安撫招討使知渭州亢聞詔即行及至敵已去鄭戢統四路亢與議不合遷引進使徙并代副都總管御史梁堅劾亢出庫

銀給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奪引進使為本路鈐轄及夏人與契丹戰河外復引進使副都總管知代州兼河東沿邊安撫事范仲淹宣撫河東復奏亢前所增廣堡砦宜使就總其事詔既下明鎬以為不可屢牒止之亢曰受詔置堡砦豈可得經畧牒而止耶坐違節度死所甘心堡砦必為也每得牒置案上督役愈急及堡成乃發封自劾朝廷置不問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兵萬人河外遂為并汾屏蔽復知瀛州因言州小而人

衆緩急無所容若廣東南關則民居皆在城中夏竦前
在陝西惡亢不附已特沮其役然卒城之加領眉州防
禦使復為涇原路總管知渭州會給郊賞州庫物良而
估賤三司所給物下而估高亢命均其直以便軍人轉
運使奏亢擅減三司所估會竦為樞密使奪防禦使降
知磁州御史宋禧繼言亢嘗以庫銀市易復奪引進使
為右領衛大將軍知壽州後陝西轉運使言亢所易庫
銀非自入者改將作監知和州坐失舉徙筠州久之復

為引進使果州團練使又復眉州防禦使真定府路副都總管遷客省使以足疾知衛州徙懷州坐與鄰郡守議河事會境上經夕而還降曹州鈐轄改河陽總管以疾辭為秘書監未幾復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徐州總管卒亢好施輕財凡燕犒饋遺類皆過厚至遣人貿易助其費猶不足以此人樂為之用同學生為吏部亢憐其老薦為縣令後既為所累出筠州還所薦者復求濟亢又贈金帛終不以屑意馭軍嚴明所至有風跡民圖像

祠之

奎字仲野先亢中進士歷并秀州推官監衢州酒徐生者毆人至死繫婺州獄再問輒言冤轉運使命奎復治奎視囚籍印窺偽深探之乃獄吏竄易卒釋徐生抵吏罪衆驚伏同時薦者三十九人改大理寺丞知合肥縣徙南充縣以殿中丞通判瀘州罷歸會秦州鹽課虧緡錢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詔奎往按還奏三司發鈔稽緩非諸州罪因言鹽法所以足軍費非仁政所宜行若不

得已令商人轉貿流通獨關市收其征上下皆利孰與
設重禁壅闕之為民病於是悉除所負未幾知江州徙
楚州遷太常博士召為殿中侍御史知滑州徙邢州母
病輒割股肉和藥以進母遂愈其後母卒廬于墓首負
土植松柏服終授度支判官出為京東轉運使以侍御
史為河東轉運使進刑部員外郎知御史雜事安撫京
東募民充軍凡十二萬奏州縣吏能否數十人還為戶
部副使及分陝西為四路擢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畧

安撫招討使知慶州以父名餘慶辭不許歷陝西都轉
運使知永興軍河東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澶
青徐揚等州再遷吏部郎中時李宥知江寧府府解盡
焚諫官言金陵始封之地守臣視火不謹宜擇才臣繕
治之遷右諫議大夫知江寧府奎簡材料工一循舊制
不踰時復完還判吏部流內銓徙審官院知河南府河
南宮闕歲久頗摧圯奎大加興葺又按唐街陌分勝諸
坊初全義守洛四十年洛人德之有生祠及見奎偉儀

觀曰真齊王孫也因復興齊王祠歲餘以能政聞遷給事中歸朝京東盜起加樞密直學士知鄆州數月捕諸盜悉平奎治身有法度風力精彊所至有治跡吏不敢欺第傷苛細亢豪放喜功名不事小謹兄弟所為不同如此然皆知名一時子燾龍圖閣直學士

劉文質字士彬保州保塞人簡穆皇后從孫也父審琦虎牢關使從討李重進戰死文質幼從母入禁中太宗授以左班殿直遷西頭供奉官寄班祇候帝頗親信之

數訪以外事嘗謂內侍竇神興曰文質朕之近親又忠
謹其賜白金百斤出為兩浙走馬承受公事擢西京左
藏庫副使竒嵐軍使賜金帶名馬徙知麟州改麟府濁
輪砦兵馬鈴轄擊蕃酋萬保移走之越河破契丹拔黃
太尉砦殺獲萬計賜錦袍金帶徙知慶州李繼遷入寇
文質將出兵而官吏不敢發庫錢乃以私錢二百萬給
軍士皆感奮遂大破賊徙涇州克麟州清遠軍都監又
破敵于枝子平咸平中清遠軍陷坐逗撓奪官雷州安

置久之起為太子率府率杭州駐泊都監封泰山以內
殿崇班為青齊淄濰州巡檢進禮賓副使石隰緣邊同
都巡檢使徙秦州鈐轄建小落門砦親率士版築會李
濬知秦州因就賜白金五百兩天禧中知代州先是蕃
部獲逃卒給絹二匹茶五斤卒皆論死時捕得百三十
九人文質取二十九人以赦後論如法餘悉配隸他州
再遷內園使知邠州數從曹瑋出戰築保障復徙秦州
鈐轄領連州刺史再知代州卒厚賻其家官子三人文

質以簡穆親又父死事故前後賜予異諸將真宗嘗問
保塞之舊文質上宣祖太祖賜書五函仁宗亦以書賜
之然性剛喜評刺短長於貴近無所避故不太顯子十
六人渙滬皆知名

渙字仲章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監并州倉天聖中章
獻太后臨朝久渙謂天子年加長上書請還政后震怒
將黥隸白州呂夷簡薛奎力諫得免仁宗親政擢為右
正言郭后廢渙與孔道輔范仲淹等伏闕爭之皆罰金

會河東走馬承受奏渙頃官并州與營妓游黜通判磁
州尋知遼州夏人叛朝廷議遣使通河西唃氏渙請行
間道走青唐諭以恩信唃氏大集族帳誓死扞邊遣騎
護出境得其誓書與西州地圖以獻加直昭文館遷陝
西轉運使由工部郎中知滄州改吉州刺史知保州州
自成卒叛後兵益驕渙至虎翼軍謀舉城叛民大恐渙
單騎徐叩營械首惡者歸斬之一軍帖服徙登州益治
刀魚船備海寇寇不敢犯詔嘉獎之歷知邢恩冀涇瀘

五州恩承賊蹂踐後渙經理繕葺有叙兵民犯法一切
用重典威令大振治平中河北地震民乏粟率賤賣耕
牛以苟朝夕渙在澶盡發公錢買之明年民無牛耕價
增十倍渙復出所市牛以元直與民澶民賴不失業歷
秦鳳涇原真定定州路總管四遷至鎮寧軍節度觀察
留後熙寧中還為工部尚書致仕渙有才畧尚氣不羈
臨事無所避然銳於進取方開拓北岷討安南渙既老
猶露章請自效不報卒年八十一

滬字子濬頗知書傳深沉寡言有知畧以陰補三班奉
職累遷右侍禁康定中為渭州瓦亭砦監押權靜邊砦
擊破党畱等族斬一驍將獲馬牛橐駝萬計時任福敗
邊城晝閉居民畜產多為賊所掠滬獨開門納之遷左
侍禁韓琦范仲淹薦授閤門祗候又破穆寧生氏西南
去洛陽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平土沃又有水輪銀
銅之利環城數萬帳漢民之逋逃者歸之教其百工商
賈自成完國曹瑋在秦州嘗經營不能得滬進城章川

收善田數百頃以益屯兵密使人說城主鐸斯那令內
附會鄭戢行邊滬遂召鐸斯那及其酋屬來獻結公水
洛路羅甘地願為屬戶戢即令滬將兵往受地既至而
氏情中變聚兵數萬合圍夜縱火呼嘯期盡殺官軍滬
兵才千人前後數百里無援滬堅卧因令晨炊緩食坐
胡床指揮進退一戰氏潰追奔至石門酋皆稽顙請服
因盡驅其衆隸麾下以通秦渭之路又敗臨洮氏于城
下遷內殿崇班戢以三將兵遣董士廉助築城功未半

會戡罷四路招討使而涇原路尹洙以為不便令罷築
且召漚不聽日增版趣役洙怒使狄青械漚士廉下獄
氏衆驚收積聚殺吏民為亂朝廷遣魚周詢程戡往視
氏衆詣周詢請以牛羊及丁壯助工役復以漚權水洛
城砦主城成終以違本路安撫使節制黜一官為鎮戎
軍西路都巡檢復內殿崇班瘍發首卒弟淵將以其柩
東歸居人遮道號泣請留葬水洛立祠城隅歲時祀之
經畧司言得熟戶蕃官牛裝等狀願得漚子弟主其城

乃命其弟淳為水洛城兵馬監押城中有碑記滬事

趙滋字子深開封人父士隆天聖中以閤門祗候為邠
寧環慶路都監戰沒錄滋三班奉職滋少果敢任氣有
智畧康定初以右侍禁選捕京西叛卒有功遷左侍禁
後為涇原儀渭鎮戎軍都巡檢會渭州得勝砦主姚貴
殺監押崔絢劫宣武神騎卒千餘人叛攻羊牧隆城滋
馳至諭降八百餘人貴窮走出砦招討使令滋給賜降
卒及遷補將吏滋以為如是是誘其為亂藏其牒不用

還為招討使所怒故賞弗行范仲淹韓琦經畧陝西舉
滋可將領得閤門祇候為鎮戎軍西路都巡檢時京西
軍賊張海久未伏誅命滋都大提舉陝西京西路捉賊
數月賊平後為京東東路都巡檢富弼為安撫使舉再
任登州乳山砦兵叛殺巡檢州將誅首惡數人不窮按
滋承檄驗治馳入其壘次第推問得黨與百餘人付獄
衆莫敢動在京東五年數獲盜不自言弼為言乃自東
頭供奉官超授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嘗因給

軍食同列言粟不善滋叱之曰爾欲以是怒衆邪使衆
有一言當先斬爾以徇韓琦聞而壯之以為真將帥材
及琦在河東又奏滋權并代路鈐轄改管勾河東經畧
司公事建言代州寧化軍有地萬頃皆肥美可募人田
作教戰射為堡砦人以為利累遷西上閤門副使歷知
安肅軍保州滋彊力精悍有吏能所至稱治會契丹民
數違約乘小舟漁界河中吏憚生事累歲莫敢禁後又
遣大舟十餘自海口運鹽入界河朝廷患之以滋可任

徙知雄州滋戒巡兵舟至輒捕其人殺之輦其舟移文
還涿州漁者遂絕契丹因使人以為言而知瀛州彭思
永河北轉運使唐介熱度皆以滋生事請罷之朝廷更
以為能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嘉州團練使遷天武
捧日四廂都指揮使英宗即位領端州防禦使步軍都
虞候賜白金五百兩畱再任未幾卒贈遂州觀察使滋
在雄州六年契丹憚之契丹嘗大饑舊米出塞不得過
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也令出米無所禁邊人德之馭軍

嚴戰卒舊不服役滋役之如廂兵莫敢有言繕治城壁樓櫓至於簿書米鹽皆有條法性尤廉謹月得公使酒不以入家然傲慢自譽此其短也

論曰石普曉暢軍事習知民庸然揣摩時政終以罪廢張孜雖稱持重跡其所長無足取者許懷德以愼不任事數遭貶斥其不及普遠矣劉文質以私錢給軍且脫人於死仕雖偃蹇聲名俱章章矣渙以小官能抗疏母后輯暴弭姦則其餘事也滬水洛之戰從容退師滬之

才畧其最優者歟趙滋有吏能出米塞下以振契丹亦
仁人之用心李允則在河北二十年設施方畧不動聲
氣契丹至以長者稱之張亢起儒生曉韜畧琉璃堡免
毛川之掇良快人意區區書生功名如此何其壯哉奎
以治跡著稱其視亢蓋所謂難為兄難為弟者歟

宋史卷三百二十四

宋史卷三百二十四考證

張攷傳上闕銀鞵錢事。此句有疑

策先鋒。○南本策作為

宋史卷三百二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二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八十四

劉平

弟兼濟
郭遵附

任福

王珪武英桑懌
耿傳王仲寶附

劉平字士衡開封祥符人父漢凝從太宗征河東奇嵐
憲州累遷崇儀使平剛直任俠善弓馬讀書彊記進士
及第補無錫尉擊賊殺五人擢大理評事知鄆陵縣徙

南克夷人寇涪井監轉運使以平權瀘州事平率土丁三千擊走之祠汾陰遷本寺丞還路由安州遇賊十數人平發矢斃三賊餘駭散以寇準薦為殿中丞知瀘州夷人懲前敗不敢擾邊召拜監察御史數上疏論事為丁謂所忌久之除三司鹽鐵判官河北安撫改殿中侍御史陝西轉運使與副使論事不合徙知襄州仁宗即位遷侍御史初真宗知其才將用之丁謂乘間曰平將家子素知兵若使將西北可以制敵後章獻太后思謂

言特改衣庫使知汾州屬戶明珠磨糜族數反覆平潛
兵殺數千人以功領賓州刺史鄜延路兵馬鈐轄徙涇
原路兼知渭州胡則為陝西都轉運使平奏曰則丁謂
黨今隸則部慮掎摭致罪徙汝州改淮南江浙荆湖制
置發運副使行數驛召還真拜信州刺史知雄州居四
年遷忻州團練使知成德軍景祐元年拜龍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知定州徙環慶路副都總管進
侍衛親步軍都虞候奏言元昊勢且叛宜嚴備之尋坐

被酒破鎖入甲仗庫為轉運使蘇耆所劾落管軍知同
州上疏自列名入問狀復為步軍都虞候知澶州時議
塞河而平言不知河事乃徙滄州副都總管時呂夷簡
為宰相臺諫官數言政事闕失平奏書曰臣見范仲淹
等毀訾大臣此必有要人授旨仲淹輩欲逐大臣而代
其位者臣於真宗朝為御史顧當時同列未聞有姦邪
黨與詐忠賣直所為若此臣慮小臣以淺文薄伎偶致
顯用不識朝廷典故而論事浸淫遂及管軍將校且武

人進退與儒臣異路若倚撫短長妄有舉劾則心搖而
怨結矣願明諭臺諫官毋令越職仍不許更相引薦或
闕員則朝廷自擇忠純耆德用之論者以為希夷簡意
也改高陽關副總管寶元元年以殿前都虞候為環慶
路馬步軍副總管會元昊反遷邕州觀察使為鄜延路
副總管兼鄜延環慶路同安撫使頃之兼管勾涇原路
兵馬進步軍副都指揮使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獻攻
守之策曰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唯制西戎為得之中國

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為衆所伏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宋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奉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李彝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內地自此靈夏仰中國戍守千里運糧兵民並困其後靈武失守而趙德明懼王師問罪願為藩臣于時若止棄靈夏綏銀與之限

山為界則無今日之患矣而以靈夏兩州及山界蕃漢戶并授德明故蕃甲治兵漸窺邊隙鄜延環慶涇原秦隴所以不能弛備也今元昊嗣國政刑慘酷衆叛親離復與唃廝囉構怨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昊不能自立別有酋豪代之西與唃廝囉復平北約契丹為表裏則何以制其侵軼今元昊國勢未彊若乘此用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兵馬分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精兵可得二十萬三倍元昊之衆轉糧

二百里不出一月可收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縻之以職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封之給以衣祿金帛又以土人補將校使勇者貪於祿富者安於家不期月而人心自定及遣使諭誦廝囉授以靈武節度使撓河外族帳以窘元昊復出麟府石州蕃漢步騎獵取河西部族招其酋帥離其部衆然後以大軍繼之元昊不過鼠竄為窮寇爾何所為哉且靈夏綏銀地不產五穀人不習險阻每歲資糧取足洪宥而洪宥州羌戶勁勇善

戰夏人恃此以為肘腋我苟得之以山為界憑高據險
下瞰沙漠各列堡障量以戎兵鎮守此天險也廟朝之
謀不知出此而爭靈夏綏銀連年調發老師費財以致
中國疲弊小醜猖獗此議臣之罪也今朝廷或貸元昊
罪更示含容不惟宿兵轉多經費尤甚萬一元昊潛結
契丹互為掎角則我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必輕者為先
重者為後如何減兵以應河北請召邊臣與二府定守
禦長策疏奏未報屬元昊盛兵攻保安軍時平屯慶州

范雍以書召平平率兵與石元孫合軍趨土門既有告
敵兵破金明圍延州者雍復召平與元孫救延州平素
輕敵督騎兵晝夜倍道行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軍
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
時鄜延路駐泊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人屯保安北碎
金谷巡檢万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范雍皆召之為
外援平亦使人趣其行詰旦步兵未至平與元孫還逆
之行二十里乃遇步兵及德和万俟政郭遵所將兵悉

至將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與敵遇時平地雪數寸
平與敵皆為偃月陣相嚮有頃敵兵涉水為橫陣郭遵
及忠佐王信薄之不能入官軍並進殺數百人乃退敵
復蔽盾為陣官軍復擊卻之奪盾殺獲及溺水死者幾
千人平左耳右頸中流矢日暮戰士上首功及所獲馬
平曰戰方急爾各誌之皆當重賞汝語未已敵以輕兵
薄戰官軍引卻二十步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
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

執轡語曰當勒兵還併力抗敵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驅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士卒得千餘人轉關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敵夜使人叩柵問大將安在士不應復使人偽為戍卒遞文移平平殺之夜四鼓敵環營諄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敵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為二遂與元孫皆被執初德和言平降賊朝廷發禁兵圍其家及命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中府置獄遣龐籍往訊

焉具得其實遂釋其家德和坐腰斬而延州吏民亦詣
闕訴平戰沒狀遂贈朔方軍節度使兼侍中諡壯武賜
信陵坊第封其妻趙氏為南陽郡太夫人子孫及諸弟
皆優遷未官者錄之其後降羌多言平在興州未死生
子于賊中及石元孫歸乃知平戰時被執後沒于興州
弟兼濟

兼濟字寶臣以父蔭補三班奉職善騎射讀兵書知大
旨為襄州兵馬監押漢江暴漲兼濟解衣涉水率衆捍

城州賴以完擢閣門祗候雄霸州界河巡檢徙晉絳澤潞都巡檢使歲饑太行多盜禽二百餘人改左侍禁廊延路兵馬都監權知保安軍歷同提點陝西河東刑獄徙知籠竿城夏人寇邊衆號數萬兼濟將兵千餘轉戰至黑松林敗之屬其兄平戰沒于三川口特授內殿崇班知原州入辭仁宗慰勉之曰國憂未弭家讐未報不可不力也屬戶明珠族叛諸將欲亟討兼濟第日縱飲擊鞠繆為不知以疑其意既而叛者自潰乃追襲之射

殺其酋長收餘衆以歸徙寧州破斬厮覘砮徙廊州元
昊既稱藩徙梓夔路鈐轄又徙知鎮戎軍兼濟御下嚴
急轉運使言士心多怨請徙諸內地改涇原路鈐轄復
知寧州又知原州徙冀州廣信軍累遷文思使惠州刺
史河北緣邊安撫副使擢西上閤門使同管勾三班院
出知雄州先是邊民避罪逃者契丹輒納之守將畏事
不敢詰兼濟悉移檄責還徙冀州踰月改忻州復管勾
三班院卒

郭遵者開封人也家世以武功稱遵少隸軍籍稍遷殿前指揮使乾興中改左班殿直并代路巡檢遷右侍禁慶州柔遠砦兵馬監押召試騎射優等遷左侍禁閤門祇候為泰州三陽砦主徙延州西路都巡檢使元昊寇延州遵以裨將屬劉平遇敵馳馬入敵陣殺傷數十人敵出驍將揚言當導遵揮鐵杵破其腦兩軍皆大呼復持鐵槍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潰敵戰益急遵奮擊期必死獨出入行間軍稍卻即復馬以殿又持大

稍橫突之敵知不可敵使人持大綦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為遵所斷因縱遵使深入攢兵注射之中馬馬踉仆地被殺特贈果州團練使以其父斌為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母賀封仁壽郡君妻尹安康郡君弟青右侍禁達三班奉職四子尚幼仁宗悉為賜名忠嗣西頭供奉官忠紹左侍禁忠裔右侍禁忠緒左班殿直女舊為尼亦賜紫方袍遵用鐵杵槍稍共九十斤其後耕者得其器于戰處皇祐中乃併與其衣冠葬之河南達自有傳

任福字祐之其先河東人後徙開封咸平中補衛士由
殿前諸班累遷至遙郡刺史元昊反除莫州刺史嵐石
隰州緣邊都巡檢使既辭奏曰河東地介大河斥堠疎
闊願嚴守備以戒不虞仁宗善之命知隴州擢秦鳳路
馬步軍副總管詔陝西增城壘器械福受命四十日而
戰守之備皆具以忻州團練使為廊延路副總管管勾
延州東路蕃部事尋知慶州復兼環慶路副總管上言
慶州去蕃族不遠願勒兵境上按亭堡謹斥堠因經度

所過山川道路以為緩急攻守之備帝益善之聽便宜從事夏人寇保安鎮戎軍福與子懷亮姪壻成高自華池鳳川鎮聲言巡邊召諸將牽制敵勢行至柔遠砦搗蕃部即席部分諸將攻白豹城夜漏未盡抵城下四面合擊平明破其城縱兵大掠焚巢穴獲牛馬橐駝七千有餘委聚方四十里平骨咩等四十一族以功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改侍衛馬軍都虞候康定二年春朝廷欲發涇原鄜延兩路兵西討詔福詣涇

原計事會安撫副使韓琦行邊趨涇原聞元昊謀寇渭州琦亟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入募敢勇得萬八千人使福將之以耿傳參軍事涇原路駐泊都監桑懌為先鋒鈐轄朱觀都監武英涇州都監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節制琦戒福等併兵自懷遠城趨得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邀擊之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城捺龍川遇鎮戎軍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

堡南斬首數百夏人棄馬羊橐駝佯北懾引騎趨之福
踵其後謀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懾合軍屯好
水川觀英屯龍落川相距隔山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
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已三日退奔至籠竿城北
遇夏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諸
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前格戰懾馳犯其其鋒福陣
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傳山欲據勝
地俄伏發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懾肅戰

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
劉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
四刃鐵簡挺身決鬪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乃併兵攻
觀英戰既合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兵四千陣于觀軍之
西渭州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
畧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遂
大潰英津珪傳皆死內殿崇班資贊西頭供奉官王慶
侍禁李簡李禹亨劉鈞亦戰沒軍校死者數十人死

者六千餘人唯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嚮縱射會暮敵引去與福戰處相距五里然其敗不相聞也福子懷亮亦死之方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既又分出趨利故至於甚敗奏至帝震悼贈福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賜第一區月給其家錢三萬粟麥四十斛追封母為隴西郡太夫人妻為琅琊郡夫人錄其子及從子凡六人

王珪開封人也少拳勇善騎射能用鐵杵鐵鞭年十九

隸親從官累遷殿前第一班押班擢禮賓副使涇州駐
泊都監康定初元昊寇鎮戎軍珪將三千騎為策先鋒
自瓦亭至師子堡敵圍之數重珪奮擊披靡獲首級為
多叩鎮戎城請益兵不許城中惟縋糗糧予之師既飽
因語其下曰兵法以寡擊衆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擊
之可得志也復馳入有驍將持白幟植槍以詈曰誰敢
與吾敵者槍直珪胸而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腦繼
又一將復以槍進珪挾其槍以鞭擊殺之一軍大驚遂

引去珪亦以馬中箭而還仁宗特遣使撫諭之然以其
下死傷亦多止賜名馬二匹黃金三十兩裏創絹百匹
復下詔暴其功塞下以厲諸將是歲改涇原路都監明
年為本路行營都監勒金字處置牌賜之使得專誅殺
尋至黑山焚敵族帳獲首級馬駝甚衆會敵大入以兵
五千從任福屯好水川連戰三日諸將皆敗任福陷圍
中望見麾幟猶在珪欲援出之軍校有顧望不進者斬
以徇乃東望再拜曰非臣負國臣力不能也獨有死報

爾乃復入戰殺數十百人鞭鐵撓曲手掌盡裂奮擊自
若馬中鏃凡三易猶馳擊殺數十人矢中目乃還夜中
卒珪少通陰陽數術之學始出戰謂其家人曰我前後
大小二十餘戰殺敵多矣今恐不得還我死可速去此
無為敵所讐也及敵攻瓦亭購甚急果如所料鎮戎之
戰以所得二槍植山上其後邊人即其處為立祠贈金
州觀察使追封其妻安康郡君錄其子光祖為西頭供
奉官閤門祗候後為東上閤門使光世西頭供奉官光

嗣左侍禁

武英字漢傑太原人父密隨劉繼元歸朝仕至侍禁鎮
定同巡檢與契丹戰沒于望都贈西京左坊使錄英為
三班借職以右班殿直為忻代州同巡檢會州將出獵
因畱帳飲英曰今空郡而來萬一敵乘間入城奈何既
而敵百餘騎果入寇英領衆左右馳射悉禽獲之以功
遷左班殿直監雄州榷場改右侍禁閤門祗候為環州
都巡檢使徙洪德砦主又徙慶州柔遠砦元昊寇延州

英主兵攻後橋以分敵勢擢內殿承制環慶路駐泊都
監破黨平族又從任福破白豹城遷禮賓副使尋兼涇
原行營都監與任福合諸將戰張家堡斬首數十百敵
棄羊馬偽遁諸將皆趨利爭進英以為前必有伏衆不
聽已而伏發福等既敗英猶力戰自辰至申矢盡遇害
贈邢州觀察使錄其子三班奉職永符為東頭供奉官
閤門祗候永孚西頭供奉官永昌左侍禁姪永保右班
殿直永錫三班奉職

桑懌開封雍邱人勇力過人善用劔及鐵簡有謀畧其
為人不甚長大與人接常祇畏若不自足語言如不出
其口卒遇之不知其勇且健也兄慥舉進士有名懌以
再舉進士不中常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
姓走避水者遂棄其粟而載之得皆不死歲饑聚人共
食其粟盡而止後徙居汝潁間耕龍城廢田數頃以自
給諸縣多盜澤自請補耆長得往來察姦因召里中惡
少年戒曰盜不可為吾不汝容也有頃里老父子死未

欽盜夜脫其衣去父不敢告縣懌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得其衣不使之知也明日見而問之曰爾許我不為盜今里中盜屍衣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姓名盡送縣皆伏辜嘗之郊城遇尉出捕盜招懌飲酒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甚陽為不知將去懌曰賊在此欲何之乃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盡縛其餘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補郊城尉天聖

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使奏移澠池尉羣盜保青灰山
時出攘剽有宿盜王伯者尤為民害朝廷每授巡檢使
必疏姓名使捕之惲至官巡檢偽為宣頭以示惲牒招
致之惲不知其偽也因挺身入賊中與伯同卧起十餘
日伯遂與惲出至山口為巡檢伏兵所執惲幾不免惲
曰巡檢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為功巡檢俘獻
京師而惲不復自言朝廷知之為黜巡檢擢惲右班殿
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惡賊二十三人樞

密院名懌至京師授以賊名姓使往捕懌曰盜畏吾名必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不得一人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數請出自效輒不許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跡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一媼留為具飯食如事羣盜懌歸閉柵三日復往自攜具就媼饌而以餘遺媼媼以為真盜乃稍就媼與語及羣盜一媼曰彼聞桑殿直來皆遁去近聞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矣某在某處懌又三日往厚

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殿直也為我察其實而慎勿泄
後三日復來於是媼盡得居處之實以告惲明日部分
軍士盡擒諸盜其尤強梁者惲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
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
日皆獲還京師樞密吏求銀為致閣門祇候惲日用賂
得官非我欲况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功狀止
免其短使而已除兵馬監押未行會宜州蠻叛殺海上
巡檢官軍不能制因命惲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閣門祇

侯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
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
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以歸已上者或譏以好
名懌歎曰士顧其心如何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若欲避
名則善皆不可為也益辭之不許寶元初遷西頭供奉
官廣西駐泊都監元昊反參知政事宋庠薦有其勇略
遷內殿崇班鄜延路兵馬都監踰月徙涇原路屯鎮戎
軍與任福遇敵于好水川力戰而死贈解州防禦使子

湜皇城使

耿傳字公弼河南人祖昭化為蜀州司戶參軍盜據城
欲協以官昭化大罵至斷手足不屈而死傳少喜俠高
氣初以父蔭為三班奉職換伊陽縣尉歷明州司理參
軍遷將作監丞知永寧縣河南守宋綬薦其材遷通判
儀州徙慶州時議進兵西討以傳督一道糧饋會元昊
入寇參任福行營軍事遇敵姚家川諸將失利敵騎益
至武英勸傳避去傳不答英歎曰英當死君文吏無軍

責奈何與英俱死朱觀亦謂傳少避賊鋒而傳愈前指顧自若被數創乃死始傳與觀營籠落川夜作書遺福以其戒小勝前與敵大軍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以致福軍中傳死後韓琦得其書於隨軍孔目官彭忠奏上之詔贈傳右諫議大夫官其子瑗為太常寺大祝璩為太常寺奉禮郎璋為將作監主簿珪試祕書省校書郎琬同學究出身

王仲寶字器之密州高密人初為刑部史補齊州章丘

尉以捕羣盜六十餘人有功用開封府判官鞠仲謀薦
名對改右班殿直為鎮定保深永寧天雄六州軍巡檢
又以捕賊功遷左班徙河北西路提舉捉賊擒磁州名
賊王遇仙博州孫流油輩凡四十人夜有盜叩戶外乞
降左右欲殺之為首級論功仲寶不可納舍中使寢擢
閣門祗候命乘驛捕登州海賊百餘人獲之還為河北
提舉捉賊又捕斬百餘人知信安軍復為河北提舉捉
賊有盜百餘依西山官軍不能捕仲寶悉招出隸軍籍

奏以自隨徙澤潞晉絳慈隰威勝軍巡檢使至官才八
日獲太行宿賊八十人累賜金帛緡錢使契丹積遷
內殿承制天聖初知鎮戎軍改供備庫副使破康奴族
獲首領百五十羊馬七千詔獎其功凡五年還巡護惠
民河堤岸遷供備庫使麟府路兵馬鈐轄知麟州會鎮
戎軍蕃族內寇徙涇原路鈐轄復知鎮戎軍又徙原環
二州以西京左藏庫使惠州刺史知利州徙并代州鈐
轄改西上閣門使建言緣邊博糴羌苦之數逃去請寬

其法使得復業以捍邊境久之遷東上閤門使元昊寇延州仲寶將兵至賀蘭谷以分兵勢敗蕃將羅逋于長雞嶺遷四方館使領濮州團練使為涇原路總管安撫副使兼管勾秦鳳路軍馬事與西羌戰六盤山俘馘數百人時任福大敗好水川別將朱觀被圍于姚家堡仲寶以兵救之拔觀出圍乘以從馬時諸將皆沒獨仲寶與觀得還徙環慶路副都總管知慶州未幾兼本路經略安撫招討副使破金湯城復賜詔獎諭徙澶州副總

管安撫使范仲淹以仲寶武幹未衰奏留之明年以磁州防禦使知代州除左屯衛大將軍致仕卒

論曰元昊乘中國弛備悉衆寇邊王師大歟者三夫豈天時不利哉亦人謀而已好水之敗諸將力戰以死噫趨利以違節度固失計矣然秉義不屈庶幾烈士者哉

宋史卷三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二十八

六至

詳校官編修_臣曹錫齡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_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_臣高中

謄錄舉人_臣章玉輅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二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八十五

景泰

王信

蔣偕

張忠

郭恩

張岳

張君平

史方

盧鑑

李渭

王果

郭諮

田敏

侍其曙

康德興

張昭遠

景泰字周卿普州人進士起家補坊州軍事推官後以
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慶州即上言元昊雖稱臣誠恐
包藏禍心當選主將練士卒修城池儲資糧以備不虞
三疏不報俄元昊反又上邊臣要畧二十卷遷都官知
減州奏平戎策十有五篇會有薦泰知兵者召對稱旨
換左藏庫使知寧州任福敗徙原州元昊衆十萬分二
道一出劉瑤堡一出彭陽城入攻渭州葛懷敏援劉瑤
戰崆峒北敗接敵騎逾平涼至潘原泰率兵五千從間

道赴原而先鋒左班殿直張廻還不進泰斬以徇遇敵彭陽西裨將夏侯觀欲退守彭陽泰弗許乃依山而陣未成列敵騎來犯泰陰遣三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為疑兵敵欲遁去將校請進擊泰止之遣士搜山果得伏兵與戰斬首千餘級以功遷西上閣門使知鎮戎軍兼兵馬鈐轄久之領忠州刺史徙秦鳳路馬步軍總管卒子思立熙寧中屢有戰功為引進使忠州防禦使知河州與董氊部兵戰沒後思忠以左藏庫副使遂州駐

泊都監擊瀘州夷人陷於羅箇暮山下兄弟繼死王事
人皆憐其忠

王信字公亮太原人家故饒財少勇悍大中祥符中盜
起晉絳澤潞數州信應募籍軍與其徒生擒賊七十人
累以功補龍神衛指揮使部使者表薦召閱其藝遷御
前忠佐領河中府同幹鄜延丹坊州慶成軍管界捉賊
又遷龍衛都虞候兼鄜延巡檢康定初劉平石元孫戰
于三川信以所部兵薄賊斬首數十級遷捧日都虞候

改西京作坊使知鎮我軍徙保安軍兼鄜延路兵馬都
監始至之夕敵衆號數萬傳城軍吏氣懾信領勁兵二
千夜出南門與戰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遲明潛上東
山整軍乘勢而下擊走之獲首級馬牛居多遷鈐轄兼
經畧安撫招討都監領貴州刺史葛懷敏戰敗信出兵
拒敵俘斬甚衆進保州刺史就遷馬步軍都總管四路
置招討使遂為本路招討副使累遷馬步軍都虞候象
州防禦使徙高陽關路王則反貝州用安撫使明鎬奏

為貝州城下都總管城破則遁信率兵執則而還餘黨
自焚死拜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召為少軍副都指揮
使未至卒贈武密軍節度兼侍中

蔣偕字齊賢華州鄭縣人幼貧有立志父病嘗刲股以
療父愈詰之曰此豈孝邪曰情之所感實不自知也舉
進士補韶州司理叅軍以祕書省著作佐郎為大理寺
詳斷官密州豪人王澥使奴殺一家四人偕當澥及奴
皆大辟宰相陳堯佐欲寬澥判審刑院宋庠與偕持之

不從偕以是知名陝西用兵數上書論邊事遷祕書丞
通判同州計置陝西錢糧踰年為沿邊計置青白鹽使
用龐籍范仲淹薦改北作坊副使環慶路兵馬都監歷
知汾涇二州徙原州邊民苦屬戶為鈔盜偕得數輩腰
斬境上盜為息遷北作坊使兼本路鈐轄明珠康奴諸
族數為寇偕潛兵伺之斬首四百擒酋豪焚帳落獲馬
牛羊千計所俘皆剗割磔裂于庭下坐客為廢飲食而
偕語笑自若徙華州兵馬鈐轄湖南蠻唐和內寇徙潭

州鈐轄賊平知忻州徙冀州坐擅率糧草降知霸州踰
年徙恩州領韶州刺史屬兵糧乏絕朝廷方募民入粟
增虛直給券詣京師射取錢貨謂之交鈔患未有應令
者偕使州倉謬為入粟數輒作鈔遣屬官持至京師轉
貿得緡錢以補軍食為御史彈奏降知坊州儂智高反
除宮苑使韶州團練使為廣南東西路鈐轄賊方圍廣
州偕馳傳十七日至城下戰士未集會儂智高徙軍沙
頭安撫楊畋檄偕焚糧儲退保韶州坐此降潭州駐泊

都監再降北作坊使忠州刺史命未至軍次賀州太平
場賊夜入營襲殺之贈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初偕入
廣州即數知州仲簡曰君留兵自守不襲賊又縱步兵
馘平民以幸賞可斬也簡曰安有團練使欲斬侍從官
偕曰斬諸侯劔在吾手何論侍從左右解之乃止卒以
輕肆敗

張忠開封人初隸龍騎備征選為教駿有軍校恣撻斂
忠毆殺之坐配鼎州既遁去為盜復招出隸龍猛軍以

材武補三班借職陝西總管司指使數攻破堡砦殺劇賊張海郭邈山從平恩州功第一累遷如京使資州刺史歷真定府定州高陽關京東西路兵馬鈐轄儂智高反就移廣東領英州團練使初智高圍廣州時洪州駐泊都監蔡保恭及知英州蘇緘以兵八千人據邊渡村扼賊歸路忠奪而將之謂其下曰我十年前一健兒以戰功為團練使若曹勉之於是不介騎而前會先鋒遇賊奔忠手拉賊帥二人馬陷潭不能奮遂中標槍死馬

其父率府副率致仕餘慶為左監門衛大將軍賜第一區給半俸終身封其母為河內郡夫人弟愿遷右班殿直閤門祇候官其子永壽永吉永德及其壻劉錡凡四人封長女為清河縣君

郭恩開封人初隸諸班出為左侍禁閤門祇候歷延州四路都巡檢環州肅遠砦主累遷內殿承制秦鳳路兵馬都監開古渭州路為前鋒斬首九百餘級擢崇儀副使會掌烏族叛又率兵攻討斬首八十五級遷六宅副

使累勞補崇儀使為秦隴路兵馬鈐轄徙并代州鈐轄
管勾麟府軍馬事夏人歲侵屈野河西池至耕穫時輒
屯兵河西以誘官軍經畧使龐籍每戒邊將歛兵河東
毋與戰嘉祐二年自正月出屯至三月然後去通判并
州司馬光行邊至河西白草平數十里無寇跡是時知
麟州武戡通判夏倚已築一堡為候望又與光議曰乘
敵去出不意可更增二堡以據其地請遠白經畧使益
禁兵三千役兵五百不過二旬壁壘可城然後廢橫戎

臨砦二堡撤其樓櫓徙其甲兵以實新堡列烽燧以通
警急從衙城紅樓之上俯瞰其地猶指掌也有急則州
及橫陽堡出兵救之敵來耕則驅之種則蹂踐之敵盛
則入堡以避如是則堡外必不敢耕種州西五六十里
之內晏然矣籍遂檄麟州如其議五月恩及武戡走馬
承受公事內侍黃道元等以巡邊為名徃按視之會訶
者言敵兵盛屯沙黍浪恩欲止不行道元怒以言脅恩
夜率步騎六千四百餘人不甲者半循屈野河北而行

無復部伍夏人舉火卧牛峰戡指以謂恩曰敵已知吾軍至矣道元曰此爾曹故欲沮我師及聞鼓聲道元猶不信行至皆口恩欲休軍湏曉乃登山道元奮衣起曰幾年聞郭恩名今日懦怯與賈逵何殊恩亦愠曰不過死耳乃行比明至忽里堆敵數十人皆西走相去數十步止恩等踞胡床遣使騎呼之敵不應亦不動俄而起火敵騎張左右翼自南北交至堆東有塹其中有梁謂之斷道堰恩等東據梁口與力戰自旦至食時敵自兩

旁塹中攀緣而上四面合擊恩衆大潰夏倚方在紅樓見敵騎自西山大下與推官劉公弼率城中諸軍閉門乘城武戡走東山趣城東挾門以入恩道元及府州寧府若兵馬都監劉慶皆被執使臣死者五人軍士三百八十七人已馘耳鼻得還者百餘人亡失噐甲甚衆恩不肯降廼自殺贈同州觀察使封其妻為京兆郡君錄其子弟有差給舊俸二年武戡坐棄軍除名編管江州張岳字子雲府州府谷人以貲為牙將有膽畧善騎射

天聖中西夏觀察使阿遇有子來歸阿遇寇麟州虜邊
戶約還子然後歸所虜麟州還其子而阿遇輒背約安
撫使遣岳詰問岳徑造帳中以逆順諭阿遇阿遇語屈
留岳共食阿遇袖佩刀貫大轡嚼岳岳引吻就刀食肉
無所憚阿遇復弦弓張鏃指岳腹而殺岳食不輟神色
自若阿遇撫岳背曰真男子也翌日又與岳縱獵雙兔
起馬前岳發兩矢連斃二兔阿遇驚服遺岳馬索駝悉
歸所虜州將補為來遠砦主手殺偽首領奪其甲馬時

年十八名動一軍元昊犯鄜廷詔麟府進兵岳以都教
練使從忻繼閔破浪黃党兒兩族射殺數十人斬偽軍
主教保以功補下班殿侍三班差使時敵騎方熾中人
促賜軍衣至麟州不得前康德輿管勾軍馬司事遣岳
馳騎五十往護之至者眉浪遇賊接戰流矢貫雙頰岳
拔矢鬪愈力奪馬十二匹而還賊兵攻府州甚急城西
南隅庫下賊將登衆囂曰城破矣岳乘陴大呼搏賊賊
稍却飛矢中右目下身被三創晝夜督守又帥死士開

關護州人汲于河訖圍解城中水不通以勞遷右班殿
直然賊嘗往來邀奪饋運以臣為麟府州道路巡檢至
深柏堰遇賊數千分兵追擊斬首百餘級奪兵械馬牛
數百近郊民田比秋成未敢獲臣以計千張亢得步卒
九百人護之大敗賊於龍門川從諸將通麟州糧道破
賊於柏子砦改左班殿直內侍宋永誠傳詔砦下臣護
永誠遇賊三松嶺賊以精騎挑戰矢中臣臂猶躍馬左
右馳射諸將乘勝而進賊皆棄潰特改西頭供奉官又

遷內殿崇班賊破豐州岳與諸將一日數戰破容州刺史耶布移守貴參砦俘獲萬計遷禮賓副使明鎬在河東以奇嵐軍當雲朔路奏岳為麟府路駐泊都監兼沿邊都巡檢使駐奇嵐張亢修並砦堡障初議置安豐砦於石臺神岳以為非要害之地遂徙砦於生地骨堆以扼賊左右親信咸曰擅易砦地可乎岳曰苟利國家得罪無憾也卒易之已而本道上言左遷絳州兵馬都監二州未解嚴復麟府駐泊都監屯安豐累遷洛苑使嘗

從數騎夜入羌中偵機事既還羌覺追之岳隨羌疾馳
効羌語與羌俱數里乃得脫前後數中流矢創發臂間
卒

張君平字士衡磁州滏陽人以父承訓與契丹戰死補
三班差使殿侍黔州指揮使獠兵屢入寇君平引兵擊
破之以功遷奉職除駐泊監押徙容白等州巡檢又以
捕賊功遷右班殿直謝德權薦君平河陰宰務擢閤門
祗候管勾汴口建言歲開汴口當擇其地得其地則水

湍駛而無畱沙歲可省功百餘萬又請沿河縣植榆柳
為令佐使臣課最及瘞汴河流屍悉從其言天聖初議
塞滑州決河以君平習知河事命以左侍禁簽書滑州
事兼修河都監既而河未塞召同提點開封府界縣鎮
公事以嘗護滑州隄有功特遷內殿崇班君平以京師
數罹水災請委官疏鑿近畿諸州古溝洫久之稍完遂
詔畿內及近畿州縣長吏皆兼管勾溝洫河道自畿至
泗州道路多羣寇君平謂兩驛增置使臣專主捕盜而

罷夾河巡檢於是行者無患復為滑州修河都監遷供
備庫副使河平改西作坊使就遷鈐轄卒君平有吏材
尤明於水利自議塞河朝廷每訪以利害河平君平且
死論者惜之錄三子官子鞏皇祐中以尚書虞部員外
郎為河陰發運判官管勾汴口嗣其父職云

論曰孔子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不與也老氏曰佳
兵者不祥景泰輩或起書生或奮行伍或出亡命非有
將率之材也泰信以區區之卒嘗摧西夏之彊鋒頻知

持重以制敵耳蔣張輕肆自用竟殞于烏合之寇恩休
道元之勢身啗虎口守義不屈猶足尚也岳之驍勇固
非臨事而懼者君平死戰之子廼明習水利以吏材稱
亦可謂善變矣

史方字正臣開封人應周易學究不中補西第二班殿
侍再遷三班奉職為潭澧鼎沿邊同巡檢改右班殿直
閤門祇候會澧州民訴下溪州蠻侵其土地遣乘驛往
視自竹疎驛至申文崖復地四百餘里得所掠五百餘

人又置澧州武口楊泉索溪四砦以扼賊衝就知鄜州徙澧州遷右侍禁天禧中下溪州蠻彭仕漢寇辰州殺巡檢王文慶方勒兵入溪洞計捕降其黨李順同等八百餘人誅其尤惡者社忽等十九人遷西頭供奉官知辰州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修南北江五砦徙夔州時富順州蠻田彥晏寇施州焚暗利砦方領兵直抵富順蕩其巢穴窮追彥晏至七女柵降之遷內殿崇班改內殿承制奉使契丹以供備庫副使知環州環慶路兵馬

都監先是磨媚浪直托校投新元二元三六族內寇方
諭以恩信乃傳箭牽羊乞和減禁兵五千徙內地以省
邊費徙慶州遷禮賓使兼環慶路兵馬鈐轄復知環州
歲餘遷愛州刺史為益州鈐轄徙秦鳳路遷西京作坊
使卒

盧鑑字正臣金陵人累舉進士不中授三班奉職監坊
州酒稅以右班殿直為廊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李繼遷
寇邊與總管王榮敗走之又與鈐轄張崇貴擊賊焚其

積聚斬首級而還擢閣門祗候為本路兵馬都監復出
蕩族帳獲羊牛萬計徙鳳翔秦隴階成等州提點賊盜
公事尋為都巡檢使徙利州都監初繼遷聲言石隕帳
前有文曰天誠爾勿為中國患鑑時為承受入奏事真
宗問之鑑曰此詐為之以欺朝廷也宜益為備至是繼
遷陷靈武帝思其言特遷右侍禁知儀州州有制勝關
最號險要繼遷欲乘虛襲取之放言將由此大入謀者
以告有詔徙老幼芻粟于內地鑑曰此姦謀也且示虜

弱搖民心臣不敢奉詔卒不徙已而賊亦不至再遷西
頭供奉官知利州會歲饑以便宜發倉粟振民秩滿民
請留詔留一年提點河東路刑獄歷知保州廣信軍原
州就為環慶路都監兼知慶州徙環州平磨媚族于合
道鎮坐事徙知丹州累遷西京左藏庫使恩州刺史為
環慶路鈐轄兼知環州改西上閣門使秦州卒

李渭字師望其先西河人後家河陽進士起家為臨潁
縣主簿累官至太常博士會河決滑州天聖初上治河

十策參知政事魯宗道奉詔行河奏渭換北作坊副使
與張君平並為修河都監未幾皆罷以渭為鄆州兵馬
都監徙知憲州又知鳳州兼階成州鈐轄初屬戶寇陷
階州沙灘砦渭至詰所以然者乃都校趙釗擾之奏流
釗道州以恩信諭酋帥復其砦遷軍器庫副使歷知原
環慶三州時詔舉勇畧任邊者李諮以渭應詔徙益利
路兵馬鈐轄領惠州刺史遷東八作使擢西上閤門使
徙鄜延路再遷四方館使寶元元年元昊將山遇率其

族來歸且言元昊反狀渭與知州郭勸謀卻之既而元昊果反又與勸奏以為元昊表至猶稱臣可漸屈以禮朝廷初以渭兼知鄜州坐是貶為尚食使知汝州徙磁州元昊犯邊言者益歸罪于渭復降右監門衛將軍白波兵馬都監卒

王果字仲武深州饒陽人舉明法歷大理寺詳斷官遷光祿寺丞以太子右贊善大夫為審刑院詳議官遷殿寺丞奏邊策試舍人院改衣庫副使知永寧軍更尚食

使知保州契丹謀致書求關南地使未至果購謀者先得其黨奏之擢領賀州刺史兼高陽關路兵馬鈐轄中官楊懷敏領沿邊屯田事大廣塘水邊臣莫敢言果獨抗辨水侵民田無益邊備懷敏怒訴果以不法左遷青州兵馬都監歷永興軍兵馬鈐轄知隴州俄詔還遷皇城使河北沿邊安撫副使徙知定州兼直定路兵馬鈐轄叛卒據保州果坐多傷士衆徙知密州又知忻州廊州權秦鳳路兵馬總管遷西上閤門使徙知滄州卒

郭諮字仲謀趙州平棘人八歲始能言聰明過人舉進士歷通利軍司理參軍中年縣主簿改大理寺丞知濟陰縣建言澶滑堤狹無以殺大河之怒故漢以來河決多在澶滑且黎陽九河之原今若引河出沒子山下穿金堤與橫壠合以達于海則害可息詔本道使者共議弗合部夫坐小法監通利軍稅洺州肥鄉縣田賦不平歲久莫治轉運使楊偕遣諮攝令以往既至閉閭數日以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遂得其數除無地之租者四

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賦八十萬流民乃復偕
奏其才遷殿中丞知館陶縣康定西征詔上戰畧獻拒
馬槍陣法其制利山川險隘以騎士試上前擢通判鎮
戎軍募兵教習會三司議均稅法知諫院歐陽修言惟
詔方田法簡而易行詔諮與孫琳均蔡州上蔡縣稅以
毋憂免官用宰相呂夷簡薦起為崇儀副使提舉黃御
河堤岍時富弼使契丹詔入對陳大水禦戎之要詔與
楊懷敏鄧保信行河其議決黎陽大河下與胡蘆溝沱

後唐河以注塘泊混界河使東北抵于海上溢鶴鵲陂
下注北當城南視塘泊界截虜彊東至海口西接保塞
惟保塞正西四十里水不可到請立堡砦以兵戍之詔
儲用興役會契丹約和而止知丹利二州王則叛文彥
博薦詔知冀州運糧助攻討賊平徙忻州開渭渠導汾
水興水利置屯田轉運使任顥言詔有巧思自為兵械
皆可用詔以所作刻漏圓楯獨轆弩生皮甲來上帝頗
嘉之除益州路兵馬鈐轄累遷英州刺史後為契丹祭

奠副使知汾州未行言獨轅弩可試改廊延路兵馬鈐
轄許置弩五百募土兵教之既成經畧使夏安期言其
便詔立獨轅弩軍以西上閤門使知潞州言懷保二郡
旁山可以植稻定武唐河抵瀛關間可興水田又作鹿
角車陷馬槍請廣獨轅弩於他道詔諮置弩千分給并
潞諮因上疏曰臣自冠武弁未嘗一日不思禦戎之計
頃使契丹觀幽燕地方不及三百里無十萬人一年之
費且烏合之衆非二十萬不敢舉若以術制之使舉不

得利居無以給不踰數年必棄幽州而遁臣慶歷初經
畫河北大水界斷敵疆乃其術也臣所創車弩可以破
堅甲制奔衝若多設之助以大水取幽薊如探囊中物
爾時三司議均田租名遷諮陳均括之法四十條復上
平燕議曰契丹之地自瓦橋至古北口地狹民少自古
北口至中原屬奚契丹自中原至慶州道旁纔七百餘
家蓋契丹疆土雖廣人馬至少儻或南牧必率高麗渤
海黑水宮真室韋等國會戰其來既遠其糧匱乏臣聞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用兵之善計又聞得敵自至者勝先據便地者佚以臣所見請舉慶歷之策合衆河於墉泊之北界以限戎馬然後以景德故事頻兵自守步卒十二萬騎卒三萬彊壯三萬歲計糧餉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又傍河郡邑可以水運以給保州應援以拒馬軍三十陷馬槍千五百獨轅弩三萬分選闕將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去則勿退幽州糧儲既少敵不可久留不半年間當遁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砦松亭

關傳檄幽薊燕南自定且彼之所恃者惟馬而已但能多方致力使馬不獲伸用則敵可破幽燕可取帝壯其言詔置獨轅弩二萬同提舉百司及南北作坊以完軍器諮嘗謂作汴乘素河三十六陂之流危京師請自輦西山七里店孤株嶺下鑿七十里導洛入汴可以四時行運詔都水監楊佐同往計度歸未及論功而卒

田敏字子俊本易州牙吏雍熙中王師討幽薊曹彬進兵涿州敵斷其後王繼恩募勇士持書抵彬敏應募間

行由祁溝關達相州彬得詔選壯士五十人衛敏還道
遇賊力戰四十八人死敏與兩人者僅以身免彬上其
事太宗召見復令齎詔諭彬師還補敏易州靜砦指揮
使端拱初以所部兵屯定州契丹攻北唐河大將李繼
隆遣部將逆戰為敵所乘奄至水南敏以百騎奮擊敵
懼退水北遂引去又出狼山襲契丹至滿城獲首級甚
衆既而敵陷易州敏失其家所在帝擢敏本軍都虞候
賜白金三百兩使間行求其父母得之以歸徙屯鎮州

而升其指揮為內興僚直李繼隆討夏州奏隸麾下敏率兵至靈州橐駝口雙趙西遇敵斬首三千級獲羊馬橐駝鎧仗數萬計繼隆上其功遷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既而又從傅潛于定州時契丹斷蒲陰路城中有神勇軍士千餘人屬敵兵盛不敢戰敏率輕銳復出之真宗幸天雄軍詔敏隸高瓊使追賊至寧遠軍以功領涿州刺史王均亂西川從招安使雷有終敗賊於靈池山賊平遷馬步軍都軍頭咸平中契丹復入寇敏從

王顯為鎮定先鋒大敗契丹於遂城西羊山斬其酋長
真授單州刺史後為邢州兵馬鈐轄未幾從王起屯定
州遇契丹于望都逆戰斬首二千餘級徙北平砦兵馬
鈐轄領騎兵五千以當其衝先是兩地供輸民多為契
丹鄉導敏自魚臺北悉驅南徙凡七百餘戶送定州遷
北平砦總管賜御劔聽以便宜從事至是契丹復入寇
復與敵戰楊村敗之敏諜知契丹主去北平十里蒲陰
駐砦敏夜率銳兵襲破其營帳契丹主大驚問撻覽曰

今日戰者誰捷覽曰所謂田廂使者契丹主曰其鋒銳不可當遂引衆去敵攻瀛州不下欲乘虛犯貝魏詔敏與魏能張凝三路兵入敵境縱擊以牽其勢敏出西路抵易州南十里屯師石村虜獲人畜鎧仗以萬計尋詔三路兵還定州敏遇敵于鎮州之北馬頭嶺復大破之契丹請和乃徙敏鎮定路都鈐轄遷本州團練使充鎮定路總管徙永興軍陝州歷鄜延環慶鳳翔三路久之為環慶路都總管時後橋屬羌數擾邊敏誅違命者十

八族又敗羅骨於三店川遷鄭州防禦使涇原路總管
後徙環慶坐與部豪往還納賂為不法降左屯衛大將
軍昭州防禦使既而以號州團練使知隰州復開環慶
路都總管儀州防禦使卒敏在邊二十餘年凡遷授多
以功伐雖悅不自飭而朝亦優容之

侍其曙字景升父稹左監門衛大將軍曙少舉進士不
第以父任為殿前軍旨改右班殿直咸平中以閤門祇
候為蘇杭湖秀等州都巡檢使遷左侍禁領東西排岸

司與謝德權提舉在京倉草場嘗於倉隙地牧牛羊為德權所訟真宗以問德權曰牛羊食倉粟邪曙聞而自劾帝勉諭之它日召曙問汝才孰與德權對曰德權畏法慎事臣乃敢於官倉牧牛羊是不及也人多稱之鄂州男子聞人若挫告其徙永興民李琰將作亂命曙同度支判官李應機往按之至則設方畧捕琰黨三十餘人皆伏法琰辭連已所不快者數十人一切不問青州卒龐德訟其校李緒謀以衆叛帝疑其誣又命曙至青

州與通判魏德昇同至劾無驗遂棄德市知青州張齊賢奏曙擅戮人帝曰不爾無以安被告者曙還奏德憚緒治軍嚴故誣之帝擢緒本軍虞候而進曙東頭供奉官初太宗平河東建塔于太原故城塔毀帝欲新之遣內侍經度計工二百萬帝疑命曙往減費十九改內殿崇班祥符二年黎州夷人為亂詔曙乘驛往招撫其酋首納款殺牲為誓曙按行鹽井夷人復叛曙率部兵百餘生擒首領三人斬首數十級因上言蠻阻險拒命請

必加討詔知慶州孫正辭環慶駐泊都監張繼勲領陝西兵同曙俱進所至皆降曙又言王師已至而方出請誅之真宗謂王旦曰已降而殺之何以信四夷不許夷人平遷內殿承制再遷如京副使知登州會歲饑請漕江淮米以振貧乏活者甚衆累遷西京作坊使惠州刺史知桂州徙滑州遷西上閤門使徙鄆州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卒曙為人沈敏有幹畧善論利害事朝廷數任使之

康德興字世基河南洛陽人父贊元嘗以作坊使從曹
光實襲李繼遷獲其母妻擢崇儀使武州刺史贊元死
真宗追其功錄德興三班奉職遷右班殿直涇原路走
馬承受擢閣門祗候河懿陽武埽詔遣德興完築歷開
封府西路都巡檢勾當權貨務皆兼領埽事改巡護開
封府等六州黃河隄岍天聖中使夏州賜趙德明冬服
夏人謂曰前康將軍戰靈武者非先世邪德興懼其復
讐給曰非也還勾當汴口改西頭供奉官用樞密使曹

利用薦遷內殿崇班河陰兵馬都監建汧斗門以節水會積雨汧水將溢德輿請自京西導水入護龍河水得不溢歷知原州慶州益州路兵馬鈐轄久之領昭州刺史徙并代兵馬鈐轄管勾麟府路軍馬事有蕃部也羅為殿侍求錦袍驛料德輿不與也羅頗出怨言後有譖也羅與賊通戰則反射漢人也羅無以自明乃謀附賊指揮張巳聞之召也羅與飲也羅泣曰我豈附賊者邪蓋逃死耳巳以告德輿也羅叛信矣不可不殺元昊

方屢入寇德輿不聽曰今日豈殺蕃部時邪岳曰叛者特也羅非衆所欲也請為君召與飲仆崖谷中聲言墮馬死安知漢殺之德輿猶豫不決以問所親所親惡岳短毀之岳計不得行知府州折繼閔聞賊將至以告德輿德輿怒曰君不召之何以知其來也賊果以也羅為嚮導自後河川入襲府州蕃漢欲入城德輿閉門不納或降賊或為賊所殺不可勝計賊既圍府州德輿與馬步軍副總管王元兵馬鈐轄楊懷忠按兵不出戰但移

文轉運司調軍食轉運副使文彥博籍民輦運至境以俟而德輿等終不出及陷豐州纔出屯州城數里三日而還居民望見以謂寇復至皆棄其所齎入保城郭然朝廷不悉聞德輿止坐不出戰降為東染院使河陽兵馬都監尋復昭州刺史知保州徙真定府定州路總管歷知代石儀三州太名府路鈐轄提舉金堤累遷西上閤門使至和中河決小吳埽破東堤頓丘口居民避水者趨堤上而水至不得達德輿以巨船五十順流以濟

之遂免墊溺復領果州團練使知冀州徙趙州有告雲冀卒謀以上元夜劫庫兵為亂德與會賓屬燕飲自若陰遣人捕首誅之徙陳州鈐轄卒

張昭遠字持正滄州無棣人父凝殿前都虞候寧州防禦使契丹內寇凝與康保裔伏兵瀛州陷圍中昭遠年十八挺身掖出之擢左班殿直寄班祇候每出使還奏利害多稱旨為忻州都巡檢改閤門祇候知狄山軍管勾河東緣邊安撫司再遷內殿崇班天禧初閤門副使

缺員樞密院方奏擬人真宗曰朕有人矣張昭遠知邊
畧曹儀習朝儀可並除西上閤門副使俄為河北緣邊
安撫副使尋知瀛州改東上閤門副使知定州以引進
副使復知瀛州遷西上閤門使知雄州伏言歲會四權
場入中銀帝謂輔臣曰先朝置權場所以通貨非所以
計貿易之利也會大雨陂塘大溢昭遠勒兵築長堤以
捍其衝徙鄜延路兵馬鈐轄進都鈐轄築堡成平川領
忠州刺史知成德軍遷四方館使滹沱河決壞城郭乃

修五關城外環以堤民至今為利擢捧日天武四廂都
指揮使新州防禦使歷步軍馬軍都虞候嘉州防禦使
知代州召還改莫州防禦使罷管軍授左龍武軍大將
軍昭州防禦使卒特贈應州觀察使

論曰郭諮以其智巧材畧自見於功利之間有足稱者
曙抑其次也餘皆碌碌者矣如方之禦寇鑑之料敵王
果持法峭深治軍嚴辦茲其長也田敏屢有戰功而貪
墨敗度幸容於時李渭治無遠畧一失機會關中兵禍

數年不解德輿閉城以棄其民昭遠計權場所入焉知
聖人懷柔之意哉

宋史卷三百二十六